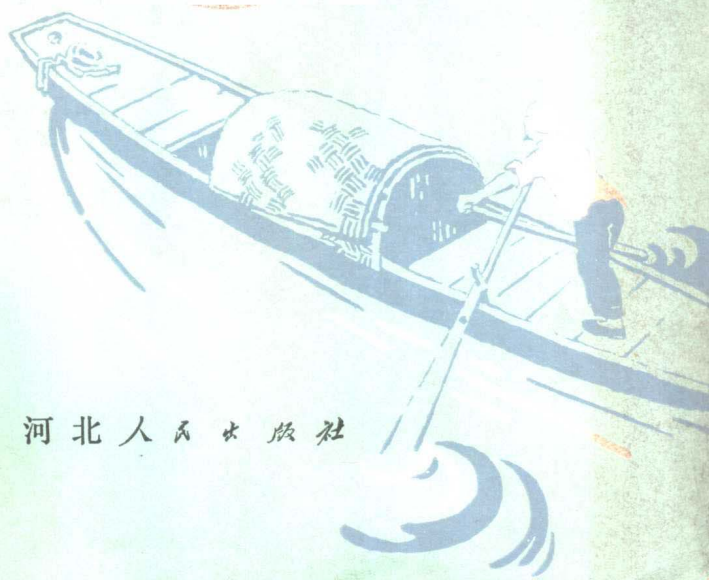


运河的桨声

刘绍棠



河北人民出版社

运河的桨声

刘绍棠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运河的桨声》和《夏天》这两部中篇小说，是姊妹篇。这两部中篇小说是作者十八岁和十九岁时的作品，也是作者青年时代的代表作。作者满怀热爱家乡的激情，以清新流丽的文笔，描写北运河上的山楂村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而进行劳动与斗争的故事，比较真实的反映了五十年代初期的农村生活画面。作品语言亲切，文字优美，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色彩。

这次重版，作者只对个别文字稍加改动，保存着作品的原貌。

运 河 的 桨 声

刘 绍 棠

责任编辑：张 帆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8 1/2印张 212,000字 印数：1—42,000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86·506 定价：0.75元

破晓的彩霞

(代序)

康 濯

接到刘绍棠同志来信，说他早期的两部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要合集重新出版，希望我写点序言一类的文字。我想了想，同意了。不过这并非我要对这两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具体分析，以评论其高低和长短。记得《运河的桨声》我看过初稿，提过意见，修改问世后又曾看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都还有印象；《夏天》也看过，印象少一些。而单凭印象是不足以议论作品所具体达到的长处和尚未达到之处的；重看作品吧，手头已没有，时间也不允许。只不过我感受最深的是，如果说绍棠十五、六岁开始写的那一批最早的短篇小说可以比做早晨的露珠那样，则他早期这两个中篇似可比做破晓的彩霞。但这一方面我不打算先说什么，我首先考虑的是关于自己和刘绍棠同志及其作品的关系，近两年来常有点零星的断想，于是感到正可趁此机会尽早谈谈。

我同刘绍棠同志认识已二十八年，中间却有二十年毫无音讯，哪怕关于他的一点传言我都没听到。但我却从没忘记他过。这二十多年他被错误戴上了一顶压得人无法抬头的帽子，而且是全国闻名的典型之一，即便摘帽后头上的负担自也仍无大变化，我当然笼统想得到他处境的异常艰难。就连我由于同他的关系是文艺界所熟知，外界也知道一点，因此这些年不论任何场合我听

到有人偶然提起他的名字，就会感到周围总会有各种不同的眼光特殊地看看我。其中或是象在对我同情地说：“也难怪！了解一个人很不容易！”或是象为我愤然地说：“真是白费劲！上当，受骗！”或又似为我惋惜般地说：“帮助了这么个右派分子！倒霉！”或则似以为我同右派分子思想感情总有些相通，而不无怀疑和讥讽。不过对这种种眼光我却都并无怨意。因为就连我自己，也一直搞不清在同刘绍棠关系上我的关键问题究竟何在呢！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开始时，我曾写了篇文章批判刘绍棠同志，题为《党和人民不许你走死路》，副题《写给刘绍棠》。我并没把他当右派批，也表示了相信他检查、改正错误后文学上将取得更大成就的愿望。此文一时间曾被部分书刊转载，看来还有点影响。但是不久就没人再提了，因为刘绍棠已被升级而当成右派在批判了。尽管我那文章在《文艺报》发表时已同意编辑建议去掉了副题最后的“同志”二字，并把文中的“右倾思想”改成了“右派思想”，却显然仍是过了时，不够格。以后有的同志要我修改一下，五九年我出论文集时，出版社同志也建议我改一改收进去。我也曾几次想改，但每次总是对稿苦坐，实在改不成批判右派的论述，以至论文集只得不用。不仅如此，五七年在团中央礼堂对刘绍棠大会批判了几次，我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之一都参加了，却始终没发言。我说我已写过文章，再没新材料可讲。而且，我对当时揭发的某些材料，如交党费和下乡带馒头那些事，心里还一直有怀疑。这使得以后整风中，组织上曾了解过同刘绍棠关系中我这方面的可疑材料；事实上当然没找到什么有用之物，至于这样做我看怕也无可厚非。现在证明我当时有些怀疑的事原来确是不真实的，比如交党费、带馒头等尽管问题不是很大，但当时揭发的情况则确实不对。由于最近还有个别好心的同志仍在相信当时揭发的这类事，我已于口头解释之外，觉得似也可在这里提提吧。

我写了这么些，决不是说自己五七年就已有什么高明的预见。不。当时我就曾错误批判过一些被错划的同志，这是今天应该向他们道歉的。当时我批判刘绍棠同志的上述文章，仅仅一个已提到的“右派思想”便也是错误，何况文章中我还说了一些今天已不必、也不好再提起的，很不应该的错话；对此我感到也应向绍棠同志公开道歉。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要求的严格。五七年他当然不能说毫无缺点错误，然而他最近一年多以前最早向组织申请改正错划问题的报告，竟还附上了我那篇文章做为自己五七年错误事实的证明材料，事先并征求了我的意见；就是说，他认为当时倒确有些我文中所谈“右派思想”之类错误，只是并非右派分子。我当时也认识很不够，只说文章已是二十多年前所写。由于论文集没收，已无存底，希望他还能代找一份给我看看。这可难为他了，哪里也找不着；很久以后才打听到他家乡附近一位农村基层女干部保存了一份，便想买几本书去换，但是那位女同志却要留做纪念，不论什么条件都不愿拿出来。这难道不是刘绍棠同志家乡的读者对他和他那遭遇的极其深切的关心？后来他被错划的改正当然没要我那文章做什么证明，而我也从《文艺报》找到该文看过。于是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绍棠同志则留下一个对己严的事例；那位女同志保存该文的插曲，自也是有着可以记下来的意义的。

一九五七年，绍棠二十一岁，却已出版了六本短篇和中篇小说集。这是非比寻常的情况。过去有人曾说：“学跳舞年纪越小越好，搞文学越大越好。”这大、小当然并非绝对的，大概学舞蹈从十岁左右开始较合适吧；而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则写于三十七、八岁，那时他的准备和修养自然已很成熟了。这就是说，上面两句话一般地也还是对的。那末刘绍棠的情况怕该看做有点特殊吧！不过我想，即便特殊可也不会出自偶然而有其必然性。绍棠在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的后记中曾

经写道：家乡“运河的河水和平原的土地，哺育我成长为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十八岁的青年”；“党给予我的培养教育，使我从一个蒙昧的孩子，逐渐成为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人”；“一个直接由党栽培起来的青年，即使有星星点点的成绩，也都是渗透着党的心血的，因此我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写得多么确切：生活的哺育和党的培养。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他个人辛勤、艰苦的学习、钻研和劳动。正是这些条件，便使得他从十五、六岁开始写的五个短篇编成的第一个集子，虽不是杰出的成熟之作，却透露着我们人民崭新的生活气息与青春的浓香。因而他的情况虽属特殊却非偶然，他不是别的时代而只能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产物。他的文学路途不仅比旧社会苦斗过来的老一代作家远为幸福，也要比从战争中的解放区培养出来的我这一代幸福。尽管我仍认为，今天开始从事文学写作一般规律怕还是年纪稍大点好，不过当时他却曾使我为我们党和人民感到骄傲，使我要尽情祝福当代的青年，并为我们文学的灿烂未来而衷心兴奋。

或许还须看看事实。这并且是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的文学传统糟蹋殆尽的年月，我曾多次想起过的事实。就是说，刘绍棠还在刚开始理解事物的童年时代，就用不着任何考虑，面临的便是中国人民全新的生活。以后戴上红领巾不久，河北省文联及其负责人远千里同志就发现了他的文学气质，把他调去帮助和熏染，接着又送他回家乡学习。他开始写作，最早发表他的作品的《天津日报》及其副刊主编孙犁同志也开始不断具体帮助他。这同时《中国青年报》更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帮助和关怀，我也就是通过青年报社才同他认识并开始接触。报社同志邀请作家和编辑讨论他的原稿，协助解决他思想、生活、写作上的问题，不止一次请团中央负责同志亲切地和他谈话以给予教育。又安排他上大学，下农村，跑外地，最后还干脆调到了报社，并给他看文件、听报告的种种方便。这同时，文艺界以及工农群众和基层干部给

他的帮助更数不胜数。这正是我们党培养文学后代的传统体现，因而我每一起绍棠早期的那些短篇作品，总忍不住要比作大自然几经辛勤努力才培育出的早晨的露珠那样，确实那都有着人民、生活和泥土的崭新的芳香和党的母亲的奶汁的清香。

刘绍棠同志确是家乡的土地哺育和“直接由党栽培起来的”，他写的一笔一划也确都“渗透着党的心血”；另外自也还如前所述，有着他个人艰苦备尝的学习、劳动、写作和钻研。而在他最早的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和《夏天》中，便可看到其学习、钻研和写作比过去某些短篇的若干发展和进步。这正如他五七年初出版的短篇集《私访记》后记所写：“随着年龄和生活阅历的增长，自己也渐渐地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了，我觉得最致命的弱点，是写实性很差。”又说：“目前，我处在创作的沉思苦想里，我想追求些什么和探索些什么，但是还没理出个头绪”。或者再把上述两个后记中的某些话做一对比。《青枝绿叶》后记中曾说，党“使我的眼睛明亮起来能看到萌芽的新事物，看到更美丽更幸福的将来”，“我是希望反映我们祖国的幸福生活，可爱的人物和模范的故事”；《私访记》后记中则写道：“我们的运河故乡，是一块多灾多难和多事的土地，而我的小说，却常常是对故乡的孩子气的安慰。”于是他提出了今后写作的主要方向是“反映生活的更写实”。绍棠上面这些话就正反映了他从最早的短篇到最早的中篇《运河的桨声》等，这中间发展、进步的主要原因和情况。这里不用说决不是指从短篇到中篇之间篇幅和样式上的发展，而在指思想和艺术的进步，乃是十分明显的。

我在五七年那篇文章中，曾经肯定了刘绍棠上面一些话的合理部分；但又根据他的另外若干言论和个别作品，分析、批判他“反映生活的更写实”，不过是要“更写”“多灾多难”的、社会主义阴暗面的“实”，这当然是歪曲和栽诬。即便当时他的个别言论和作品存在着并非不可讨论的缺点、错误和问题，却怎能凭借主

观的、仿佛的臆测，马上把问题提到政治错误乃至观点反动上去？这是当时我个人“左”的思想驱使所致，今天我当然已深以为训。事实上，从他的两篇后记对照当时的作品，便可看到他“反映生活的更写实”之最早实践之一，就是《运河的桨声》中伴随着对新人新事的歌颂，也开始钻研和揭示了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并且这方面的追求今天看来或许还不够深刻和简单一些，但比之他过去的作品，却不论思想和艺术都确有若干明显的进步。而他这样追求的“反映生活的更写实”，其实也自是追求革命的现实主义；至于这一方向就不仅当时是完全正确，在经过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把我们文学传统摧毁殆尽之后，今天不仍然是、也更应该是必须极力恢复和提倡的么？何况《运河的桨声》记得是原稿听过不少意见、包括我的意见之后，作者又十分严肃地重新改写过，这自也同样是革命现实主义的负责态度。因而今天重印这两部中篇小说，除了是对过去的拨乱反正之外，在恢复和提倡“更写实”的革命现实主义方面，显然也是有意义的。

这样看来，绍棠这两部中篇或虽并非杰作，但既然已比 he 自谦的“孩子气”那类“早晨的露珠”一般的作品确有发展、进步，我当然也就有理由把这本书称呼为“破晓的彩霞”了。破晓是日出之前的时刻，我曾在高山之巅看过日出，那最早是满天曙色青灰，接着就见四周山顶镶了一道紫边，然后是大大小小千变万化的种种彩霞随未出的太阳反照而到处逐渐形成和透现。各种彩霞自也有极美、较美、尚可等等不同形态，但却总已不同于点点滴滴的晶莹的朝露那样比较简单，而至少是成份较为丰富、复杂的了。那末，既然刘绍棠同志在二十岁左右的年华开始“更写实”地创作的中篇小说，即在歌颂新生活的同时也开始追求反映生活中矛盾和斗争的中篇小说，比之过去的作品确又发展、进步到较为丰富、复杂的境地，这不是正可称为作者破晓的彩霞么？

刘绍棠进入文学的初期是幸福的，这两部中篇便是构成他幸

福的根据之一。但后来二十多年被错误对待的“多灾多难”，其辛酸和感慨自又难以言尽。我同他断绝音讯后，曾经多次想过，他在极大的政治坎坷和生活坎坷中，到底将会怎么样？是垮下去？沉下去？敷衍下去？还是继续保持一个革命者的青春而战斗下去，乃至仍会在极度艰难中不放下笔杆？我当然希望并相信他会是最后一种情况的。而果真事实证明，恰恰是这样！特别我再次见到他之后，一回一回愈益感到他对党的感情依然深厚如故，同家乡人民生活的血肉联系尤其更为深厚。他并且依然性格开朗，谈吐直率，健壮、乐观、向上。我在五七年的文章中曾谈到他文学初步的幸福，但也谈到了他在生活的磨炼上却没有享受到象我这一辈人的幸福，更和我一样没有享受到我们的前辈和其他历尽艰辛的人们的幸福。但现在，我从五八年后由于认识片面而到了生活中却仍未能深入，以后深入一点竟又错误地受到所谓“写中间人物”等问题的批判，接着更被那场浩劫禁锢了十多年；这当中虽也历经思想和生活的折磨，不过自然远不能同绍棠二十来年和家乡群众一起备尝“多灾多难”，并共同战斗以争取胜利相比拟。因而在这点上目前他显然要远比我这一辈人幸福。况且他在这二十多年的磨难中竟写了三部长篇小说，近年来更新作不断；同时作品也比过去老练、扎实，对新生活的赞颂和对矛盾的揭示也比过去深厚。这种处极端逆境而坚韧不止的辛勤劳动，并从而追求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如果说，目前我们已开始恢复了党的文学传统，又在为文学青年创造如刘绍棠学步时的幸福环境的话；那末，有志于文学的青年同志，其当务之急怕首先需要学习刘绍棠同志一贯不计辛勤劳累的学习、钻研与追求革命现实主义的精神的。主观努力总是决定的东西，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谁能设想不通过艰苦劳动，而要别人给点什么从来找不到的灵丹妙药和窍门，便能写出好作品呢？由于近年来接到要创作窍门和灵丹妙药的信已远不是个别的，于是这也成了我想起刘绍

棠时往往会有最深感触之一。

正是壮年精力旺盛之际，也正是文学上进入成熟之际，刘绍棠同志目前正该、也正在大显身手。他的种种已有的长处希望不断保持和发展，可有而尚未发挥的长处希望竭力钻研、突破和达到。对生活的体察、理解和反映也许还要从思想上深入再深入，个人修养由于乐观、开朗而带来的或可称为“孩子气”的个别表现自应注意克服。相信以他目前整个充沛的思想和艺术力量，他是可以永远保持自己破晓似的青春，不断写出日益丰富多姿的彩霞一样的作品。

一九八〇年元月二十五日，于长沙，医院中。

目 录

破晓的彩霞（代序）	康 濯 1
运河的桨声	1
夏天	119
后记	256



运河的桨声

—

中秋节夜，月亮从东南天角不声不响地爬上来，一下子把运河滩全照白了。

银杏从屋里一跳，跳出门槛，朝北屋喊道：“娘！我到外边玩去了，您给等门哪！”

北屋，富贵奶奶跟老伴儿正叽叽喳喳地说话，银杏这一叫，她突然一惊，定了定神，忙应道：“别回来太晚了！”

银杏早已经跑出院外，在月光下，她端详了一下自己身上绿底儿小白点的新褂子，按了按辫子上的桂花，害羞地笑了。

富贵奶奶脸贴着玻璃往外看了看，院里满地是月光，没有了女儿的影子。她吁了一口气，说：“这丫头片子好容易走了，要让她知道，又是一顿吵。”

“我得走了！”富贵老头从炕沿上坐起来。

“一定要埋得深深的！”富贵奶奶神情紧张地嘱咐，“不然秋后拖拉机一犁地，就给耕出来了。”

富贵老头没言语，把屋角落那刻着字的石桩子，装进口袋里，背起就走。

“你站住！”富贵奶奶出溜下炕，追出来，又一再叮咛，“打村后背静小道儿走，别咳嗽，脚步放轻，处处是眼。”

富贵老头也不答话，闷着头出去了。

银杏到了河滩，在一块漫长的柳丛地旁坐下，这是农业社的防风林。背后，运河的波涛响着匀适声调，银杏沉浸在说不出的兴奋里了。

她们家入社了，是昨天夜里批准的。今天清晨她去饮牲口，春宝告诉了她，她红着脸，长长地吐了口气，就急忙牵着牲口回家去了。

可是她爹的脸色却很阴沉，她想她爹一定是后悔了；这使她非常生气，为什么这么三心两意呢！

她想起写申请书的那晚上，全家都坐在院里，只有小侄儿在嫂子的怀里睡着了。她伏在小桌上，桌上放个小黑油灯，全家推她当记录，爹摆弄着老绿玉石嘴烟袋，声音低哑地，说一句停一停，等大家默默地点点头，然后才允许她写在纸上，最后，全家还都按了指印。

一整天，银杏都噤着嘴，想找碴儿顶她爹几句，可是她爹一言不发，钻进那布满蜘蛛网的土棚子里，收拾那该送进社里的家具，整晌都没出来。

等到她爹把那匹灰兔儿马也牵到社里，她才一块石头落了地，心里凉爽起来，于是她想起晚上到河滩去等春宝，胸膛里就象流着一股清凉清凉的泉水，坐不安立不安。

一支孤独的夜鸟，在运河上寒慄地叫了两声，把银杏惊醒了，月亮躲进薄云里，河滩上很暗，没一点响动。

她想自己一定是等得很久了，春宝为什么还不来呢？她很急躁，想走，又不敢走，不走，一个人孤孤单单。又等了一会儿，春宝仍然没来，她想，春宝也许开什么会去了，于是她站起身，到渡口告诉管船老张，要是春宝来了，就说银杏等了半天不见人来，走了。

从管船老张那小棚里出来，她急急地往回走，突然，她看见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象野鸟一样轻巧的人，弯着腰，在月色下行走。

她看出是春宝。

“喂！”她低声叫。

那人直起腰，凝了凝神，走过来。

银杏严厉地质问道：“你为什么这么晚才来？”

春宝摆摆手，压低声音说：“别出声，看长寿老头。”

“我不看！”银杏生气了。

“看吧，好看着哩！”春宝拉着她，躲进柳丛里。

不远处，长寿老头抡着大镐，咳哟咳哟地刨着地，一挺身，把上身的夹袄脱了下来，扔在地上，照手心啐了口唾沫，又换了铁锹，吭吃吭吃地掘起来。

银杏看得眼都定住了，害怕地问春宝：“他干什么呢？”

春宝轻轻地笑了出来，说：“春天他入社的时候，偷偷埋了个石头界碑，眼下要扒出来，明白不明白？”

银杏再看去，长寿老头从地里拔出个白东西，吃力地放在地面上，就坐在一旁吸起烟，火亮一蹿一跳的，却看不见长寿老头的脸。

正当这时，大道上一个蹒跚的影子走来了，银杏眼尖，她拉了一下春宝，低声说：“我爹！”

富贵老头在路旁坐下，用袄袖擦着脸，呼呼地喘气。

“谁？”长寿老头熄灭了烟，惊吓得从地上跳起来。

“你是谁？”富贵老头反问道，那低闷的声音里也带着意想不到的吃惊。

“我是长寿。”

长寿老头走上前来，小心地问道：“你干什么来了？”

富贵老头翻着眼皮，也问道：“你干什么来了？”

长寿老头眨巴眨巴眼，看清富贵老头身后的口袋，他笑着说：“给管船老张送节礼去？来，我先打个秋风，尝头口儿。”

富贵老头没了法了，也不拦他，也不看他，长寿老头伸手一摸，硬梆梆，冰凉凉的，是块长石头。

“哈！”长寿老头响亮地笑了，“你这是干什么？是刨出的界石，还是去埋界碑啊？”

银杏一听，断定她爹是埋界石的，不由得气得眼都瞪圆了，